

冊七

書名 水石緣二十九段 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撰者 清 李春榮 撰
 卷 冊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2
 編號 D8662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水石緣二十九段 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水石緣



第一段

驂鳳翥仙侶臨凡
 詣龍湫神僧飛錫

荆楚谿山之勝甲于天下自昔人文毓
 秀史不絕書而靈異之祥猶多鍾為神
 如襄王携巫峽之雲交甫獲湘臯之
 疑山弈弈淚竹痕鮮湘水湯湯凌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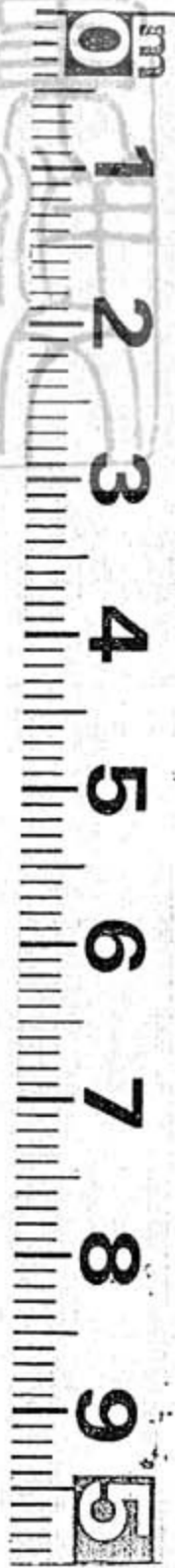
水石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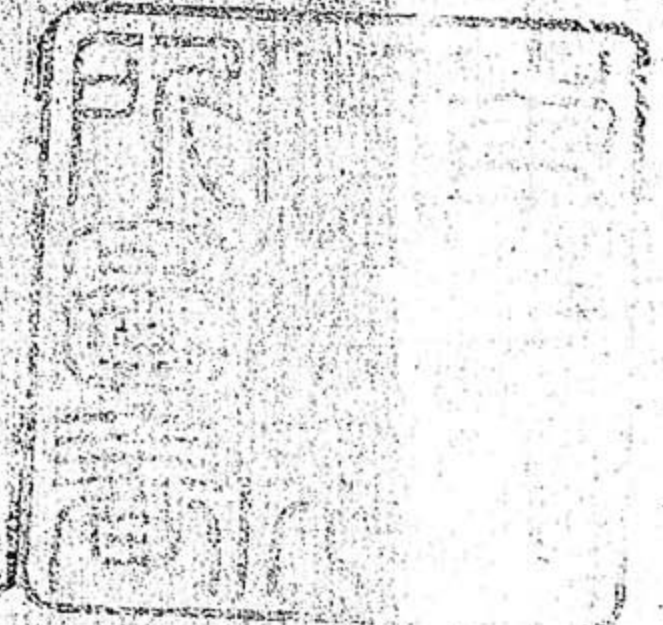
第一段

水石緣

七

雙紅堂
小說
8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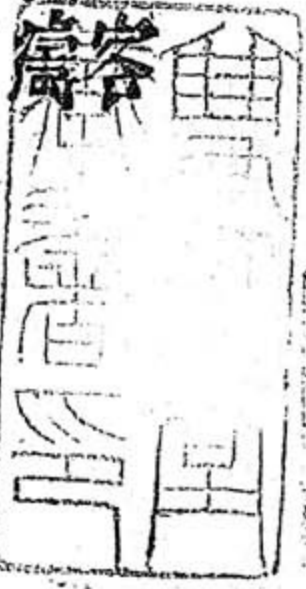


科 2018

水石緣

第二十五段

戰西秦函關退木峯
開東閣幕府招松嶺



志

山中有木客喜音律解吟咏替號稱王
大開韵府招集詩豪得吟哦軍十萬遂
築吟壇拜詩魔為帥以其軍分平上去
入四部演為蜂腰鶴膝等入陣聞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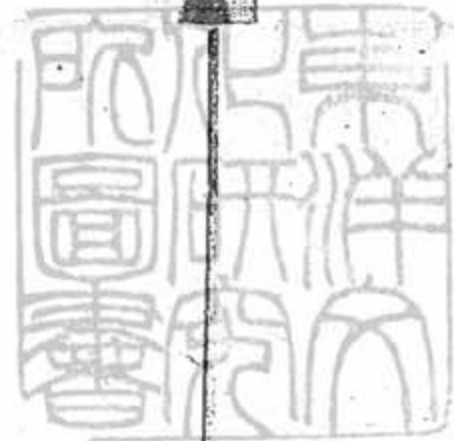
水石緣 第二十五段

國之風惟秦最强遂擇吉興師叩關討
戰山公先點強兵把住潼關傳諸將共
議破敵之計諸將皆曰襟喉百二昔稱
險阻爲今之計無如多設精兵銳卒守
住要害敵兵資竭力疲必自散去我無
折矢之勞坐收其効此萬全之策也公
粲然曰君等差矣山輶猖獗妄自稱干

關中帶甲百萬破此小醜如推枯拉朽
正當備兵秣馬滅此朝食豈可閉關示
惰爲敵所笑諸將皆不敢言公遂令谷
應領兵迎敵木客笑曰武夫欲以力勝
先自失計兩軍相接谷應一戰而北引
軍入關公聞谷應兵敗大怒點齊部曲
親自出兵石生入見問何以戰公曰尔



書生何知軍旅之事遂出戰木客下令
軍中盡披穿山甲前軍監五丁旂右軍
執趕山鞭左軍使開山斧與公戰于夕
陽公大敗師盡崩裂木客乘勝馳之公
正被困忽一人徒手奮呼阻截其勢木
客師解易不敢前公入關大慙問其人
曰壯士何來對曰將軍同里松月波因



訪令甥石連峰到此見公被困故不辭
一臂公喜邀入幕府石生聞山公師敗
笑曰不知敵情焉得不敗及聞松濤至
二人相見大喜生日別來寤寐不忘何
意吾兄遠遊到此松曰自賢弟出門之
後深羨索居孟秋山公書到說你未至
尊堂大人十分驚駭我和籠碧知你不

水石錄 三
到遙想必是中途有阻只得出門尋訪
以慰尊堂之心生謝曰勞兄遠涉何以
自安我到此已是七月將盡舅父說剛
有書回我知家中免不得驚疑隨即遣
人回家不料吾兄先已出門松曰既遣
人回也免得家中懸念生曰籠碧近况
如何松曰他安然無事不過如此府上

泃梅柳姊妹俱是他照看吾弟可以放
心生曰蒙他相看勝于骨肉心實抱歉
松曰相知周急事極尋常况他豐厚之
家更當如此生復詢二女松曰別後我
二人並不曾到他家去來時曾去作別
兩人淒淒困守容貌比前減多了生甚
慨嘆松濤正欲言入綉嶺之事適山公

水石錄 四
來招二子入營問計二子遂同入軍中
公自戰敗令谷應堅閉潼關不敢再出
木客令詩魔駐扎關前晝夜推敲聲勢
甚盛松謂公曰吾觀敵人有傾岩赭嶺
之雄公誠不可與爭鋒公曰吾方欲礪
兵益衆以圖必勝如足下言將如何生
卽曰甥早已探知敵情禦此敵安用長

鎗大戟直須賦詩退之可也公曰卽如
子言宜速爲計生與松濤計議謂松曰
吾欲先爲茗戰君意若何松曰一路爲
村醪所困正欲借此洗發精神雖非所
長願佐旂鼓生將軍中亦分四部建陸
羽龜蒙毛文錫雲仝四幟土綉龍團鳳
餅之狀色尚紫名紫雲堆兩人各率二

韻濤名松蘿軍生名石花軍齊到關上
敵兵望見旗鎗林立遂來挑戰兩軍開
關迎敵七戰而詩魔退舍松蘿石花二
軍皆羽翊風生石生復決蒙泉以灌之
騰波鼓浪沸聲如吼敵兵焚朽兩軍遂
列于關外木客聞詩魔敗併力禦之山
公親往犒師謂二子曰敵雖暫退終相



持不下奈何二子曰破敵必待夜戰公
曰夜戰宜多張火鼓以助軍威二子曰
無庸一夜四天鎖碧皎月當空下令軍
中按甲束兵各依節奏高歌趙宋元明
之詩敵軍聞之無不披髮詩魔與木客
同登壁壘倚月靜聽詩魔曰宋以詞勝
元以曲勝明以文勝五七言皆平弱無

奇不足異也木客遂令軍中歌而和之
次日二子復令大軍稍前歌初盛中晚
四唐詩木客曰此非昨夜之比詩魔曰
詩盛于唐調雖高猶未盡善歌而和者
如故又次夜二子復令軍中歌晉魏六
朝及兩漢詩木客驚曰語和而莊義嚴
而密又非前夜之比詩魔心頗怯不能

應軍中寂然無聲二子笑曰山鬼伎倆
已露益以後勁立見蕩平矣松濤編板
屋得小戎婦女于人至夜兩軍翊翊直
逼敵營或擊壤或叩缶嗚嗚然齊歌秦
風車輒四鍤小戎蒹葭終南黃鳥晨風
無衣渭陽權輿十篇敵兵大敗詩魔降
木客夜遁山公聞捷大喜出關相迎大

軍凱歌六月整旅入關營中置酒命樂
歡聲洋溢公親酬二子松曰非石生不
爲功草鄙之人何與生曰克敵皆吾兄
之力何多讓也公曰左提右挈勛實相
等行當表奏以彰懋德生曰松君虎賁
之士表薦允宜甥不過逢場作戲何能
之有况攀花念切軍功亦不敢當公嘉

其志盡歡而散二子同入臥所松曰近
日軍中勞攘未曾問你迷途入楚之事
如何生想曰我遣人回時你已出門怎
知我迷途松曰豈但知道綉嶺水散人
家我還睡了一夜來的生曰好奇怪你
怎生得到彼中松曰此話更奇綉嶺不
在宇宙之外你能到何獨我不能到你



且說迷舟一節生日說也奇異來時舟泊金壇被江風一夜吹送到彼原來去年贈我畫圖的朗禪和尚就是那嶺上雨花宮內住持我在寺中住了半月因識水翁移到他家來時和尚猶未得回惜不能一見且問你從何知道尋到那裏松曰我也是到了金壇巧巧遇見從

前載你的舟人他口誇江風吹送之快因而問得消息就上了他船同入綉嶺長老還不曾回寺拈花和尚說你與水翁相善你到這裏就遣人到彼候他我因與他同入其家訪問明白蒙他畱住一晚次日即別那裏面山水幽奇果是一幅天然畫圖惜不曾久畱細加探賞



生曰且慢我問你我並沒有遣人入楚
你見水翁可曾問他松曰我只問你入
秦之信遣人不遣人不曾問他他也沒
有題起生曰這等只怕是和尙悞聞松
曰我還忘了水家郎有書帶來候你遂
取書付生生接書知是盈盈所寄問曰
這書誰付你來松曰那晚剛欲就寢有

一七八歲小鬟送書到房說是官人所
寄我妻請見回說有病不能會客生笑
云此事你可與故人說知松濤曰未曾
生持書不發又曰這和尚原來還不會
回寺你還不知他神異他去年還另有
贈我詩句幻而難解中有江帆悞張函
關奏凱二語神奇乃尔松濤甚是驚異

時膏被酒先睡生挑燈開滅見書云
錦水烟深花賺漁郎之棹華堂日暖
草畱君子之車地非洛浦而遇陳王
人喜東牆而鄰宋玉題紅一葉和錦
字以緘懷麗藻千言將衍波而索賦
鳥栖曲江鬼驚神白紵歌繁心繫念
含羞擲果偶來月下之游回顧雕欄

遂並星前之倚清談罪玉屑侍兒滿
泛綠昌明良夜剔銀燈棋子敲殘紅
蓓蕾聯詩聯袂君謬許爲情所鍾如
友如賓妾愧佚于禮之外一誦遊僧
之句方期白首同心忽聞阿母之言
暗惜紅顏薄命感君情切使妾心柔
遂致私誠共申信誓百年鳳卜思同

水石錄
二
碧海俱深一曲驪歌竟與玉鞭齊掉
秋風吹雁露別思方殷遠水報漁書
愁心倍熾帷房密約親何難于吹處
求癡慕府佳期妾獨能于真中辨假
謂此情之甫定況分袂之匪遙縱彼
美之可親寧弃予之太速指星誓月
君非無媒接木移花妾何敢信是用

畧陳鄙陋謹和膺札以同登惟所俯
念盟言共守貞心而不變蒹葭白露
思以問而益深契闊死生情以再而
信篤楚雲秦樹竟夢徒勞逆旅異鄉
珍重爲禱

生覽書大驚復觀僞札知爲山公所使
心大不悅松方鼾睡生急搖之曰快醒

快醒松覺曰怎麼你還未睡適纔夢去
正與敵人鏖戰被你搖醒了生日且莫
說夢話我問你你到水家水翁可有甚
麼話說我松曰他不曾說你甚麼生日
怪道那和尚說我別後曾遣人到彼他
却不錯松曰是誰遣去的生日說也可
笑旣稱知己我不敢瞞你水翁並沒有



兒子只有一女貌比夷光兼工鉛葉房
中有一妙婢名喚采蘋因其婢得與相
識別時曾與密繙絲羅來到這裏舅父
屢以親事相強我無奈告以曾與水氏
聯姻誰知他僞託我言遣使持書到水
家絕親將我從前之事一朝破露豈不
羞死松聞言披衣起坐曰這等說來書

是尊閩所寄我道你迷途甚奇原來有此奇遇書何所言生移燈近榻以書示松曰珠玉之心千伶百俐早已識破是假區區離間何從而入松見書曰讀其書知其人直是閨中英儻可笑阿紅說寄書的顛倒瞞着魚雁我到被娥眉賺了石生一夜無眠次日卽欲辭別起身

山公問松濤得知其故大慙謂生曰姊無緣我也不再強你你犯雪歸家如甥舅情何生決意欲行公不聽自是館甥之念遂絕一日松濤謂生曰緣雖前定君子中表誠爲薄情生曰知我罪我我皆由之舅父旣不我強我倒爲他覺得一佳婿松問是誰生曰君寧學王摩詰

水石錄
作老鰥耶松曰你敢是說醉話生曰我
不醉話也不錯正欲借此謝罪紅粧你
不要看我的樣松止之曰切勿輕舉自
討沒趣這兩日睡夢不詳夜來自夢睡
在床上一人遞與我一隻小鳥我接過
來看却是死的又放在枕頭上不知主
何應兆生拍掌曰夢兆甚祥姻事諧矣



待我解與你聽你睡在床上乃坦腹之
兆鳥死乃羽卒合來是一翠字家表姊
小字翠微放在枕上豈非共枕之先驗
乎松濤大笑曰恐未必如君所解且未
知山公之意如何不可造次生日造次
也必于是了遂煩谷應爲媒且曰入楚
僞札汝必知之今令你戴罪圖功務須

力贊谷應來與公言公以石生之事不
諧正尔抱悶聞谷應之言暗想松濤雖
恬雅不及石生其英偉俊拔亦世所罕
儔頗動于中以語翠微翠微無言公遂
允其所求生大喜謂松曰庶幾不負吾
兄此行弟亦得借此以酬知己松濤解
所佩琥珀以為聘公受聘遂擇日

以女妻濤

水石緣

第二十六段

紅線辭牽宦室
明珠飛入龍秋

雲影自隨其岳和公之合浦閱報知秦
中奏捷皆由松石二子喜濤已與生會
遂作書郵寄入陝石生聞雲入粵憂曰
二兄相寄出門弟家與二女更有誰倚



松曰他既出門必安頓得停當這也不
消慮得亦同作書問訊併言松濤入贅
之事雲得書大喜會卿雲出詔令二千
石以上俱賀表雲爲其岳屬草表上人
主悅錫予甚厚和公欲舉雲雲辭曰我
本無心出岫區區浮名非我志也遂止
時水散人已抵家盈盈自由綉嶺怯怯

腰肢怎禁得千程辛苦兼之暗抱憂心
漸覺朱顏憔悴又見住居湫隘絕非錦
溪之比兩道春山鎖成一處采蘋時時
在旁寬慰或調絃以待彈或展枰以對
奕或歌其舊時佳句以博開顏盈盈頓
此得稍舒蘊結有人送棋榔至散人曰
此方瘴氣甚多中人卽病惟食棋榔可

以除之盈盈謂采蘋曰老相公說此物
能除瘴氣只知山瘴可除不知我愁瘴
幾時得消晚于燈下集藥名詩一律以
自遣詩云

小院重門冬漏長
爐烟消盡水沉香
昏黃連夜雲兼月
契闊懷人參與商
敲竹每防風攪夢
療愁終沒藥堪嘗

鬱金裳薄寒燈暗
強染烏絲續斷腸
鄰有宦室聞水翁
有女卽來求婚盈盈
聞之悲憂涕泣幾
不欲生清氏詰問
采蘋采蘋復陳前
事清氏謂盈盈曰
痴心女子負心漢
這話真不差石家
兒夫妻舉案已經
數月你還盼着他
來便白了頭也盼
不到了昨日來說親
的人家雖

是宦室聽得說他兒子是痴的。我想起
來甚麼痴。大人家兒女任着性子多有
得是這樣顛狂的。我也不肯輕許他。如
今也纔得到家。且慢慢打聽。怕尋不出
好女婿來。後宦室復央媒問肯散人。以
問清氏。清氏曰。你好沒主意。回他就是
了。你有多少女兒。愁嫁不去了。要送與

那歎公子散人曰。我也猶豫不決。明日
一心回了他罷。次日覆了媒人。宦與郡
守和公乃同年交好。見姻事屢求不遂。
以語和公。欲以勢相籠絡。和公却之不
得。遣人持帖來招散人。散人驚疑不知
何故。及到署。和公不便自言。令雲影入
書院語以宦室求婚之事。散人曰。老朽

久客他鄉移家初返百事倥傯何遽及
此況自度金屋茹簷勢同霞潑亦不敢
仰扳雲白只須緣分相投貧富貴賤在
所不論某宦之意甚堅翁何不俯就以
全兩家之好散人曰翩翩公子何慮無
闕閱門楣豈其食魚必河之鯉這却斷
難遵命雲見散人堅辭不允遂不復言

茶畢雲問曰翁向來作客何處散人曰

客居荆南綉嶺已數十年近日甫回雲
訝曰綉嶺可就是賽桃源麼散人亦訝
曰便是先生怎麼曉得雲曰曾經見過
怎不曉得散人曰彼中人跡罕到間有
來者僕必與聞先生來自何年僕何未
經識面雲曰身雖未到這地方倒也曉



得動問龍湫有一石連峯今春因入陝
迷路到彼曾會此人否散人曰僕曾爲
石君下榻君何所知雲曰不才雲籠碧
與石君同里相契最深他秦中書回說
曾與綉嶺水氏聯姻借問彼中可還有
貴同姓麼散人曰祇僕一家雲曰如此
石友所聘是令愛了散人曰先生不知



石君已爲山總戎東坦雲曰非也山家
姻事已成畫餅翁却未知散人曰說那
裏話他秋初入秦隨卽合壺還有書寄
僕怎說已成畫餅雲曰翁悞矣與山公
令愛合壺乃敝友松月波非石君也散
人搖手曰先生悞非僕悞也松友爲尋
訪石君也曾到過綉嶺石君來書在前



松友入秦在後如何錯得到他身上雲
令書僅取出二子所寄書云不能與翁
辨此二友數日前纔到之書請看孰悞
孰不悞散人見書惑滋甚問曰山公有
幾位小姊雲曰山公乏嗣只有石君一
位表姊散人目雲曰哦哦也是這樣雲
曰石友純篤之士既與翁約爲婚寧肯

復作他人之婿向聞山公欲以此相強
敝友堅執不從寄翁之書必非石友親
札散人始悟前書之僞雲復出嶺圖問
曰畫中佳景翁當熟識散人曰此圖乃
綉嶺寺僧朗碑所藏先生從何而得雲
曰去年邠和尚到敝梓將此圖贈與石
友石友轉贈于我請問賽桃源真境較

此如何散人曰雖得其形似個中曲折尚有未到雲曰有此妙境恨不能旦暮遇之翁反棄之而來却是何故散人慨然曰鄙意亦難以相告此圖并二君之書乞暫假帶回卽當奉璧雲許之復問曰這言宦室之事不曾請教閨英有幾位散人曰說也惶愧衰年朽質也只有

一個弱女雲曰這等就是石君的尊閨了翁母負敵友之約宦室之求吾當力拒散人持書與嶺圖作別回家清氏忙問何事散人曰便爲昨日辭婚一節他要尋個有勢力的媒人彈壓于我豈不好笑清氏曰你怎生說了散人曰我已矢口回絕只是回了一家就許了一家



來了清氏驚曰是那一家又這樣草率
散人曰並不草率這府署內有一少年
姓雲想是和公的親戚清氏曰你又來
了他是那裏人散人曰你聽我說他是
龍湫人乃石連峰的契友說他到秦後
曾有書回家說與我家結親並不曾做
山家女婿清氏曰我不信依他說到綉

嶺來的書是誰寫的散人曰更有可笑
方纔他說山家也只有一个女兒原要
招石生爲婿他堅執不允這句話當日
到綉嶺來尋他那姓松的也會對我說
過說起來那封書竟是山家託名假作
的前邊說着我也不信他將二友寄與
他的書取出來我看這却不錯山家纔

是近來招贅了那姓松的了清氏曰原來有這樣委曲我想他也不該寫那一封書來散人曰我現將石生寄與這姓雲的書帶回來了你拿去與女兒看看清氏指畫曰這是甚麼散人曰是女兒畫的綉嶺圖去年朗碑贈與石生石生轉贈他的我也帶來看看清氏曰你如

今說將女兒許他對那個說散人曰方纔承這姓雲的十分叮嚀他却不知我家的原委我暗想這段姻緣竟有九分天意不如還畱與他罷清氏持書入房曰我道這後生難道這等少薄原來入贅山家是那尋他的朋友盈盈突聞母言不知何謂清氏細述前事盈盈聞言





并見二子之書暗中生喜采蘋曰姊姊
神見早已識破是假何待今日盈盈展
見嶺圖訝曰此圖與鄰舟女子所帶無
異也是梅柳所臨清氏曰何處鄰舟那
個梅柳盈盈復爲母言二妓碎樓之事
清氏曰這生不但才貌出羣更兼德行
可嘉是你與他有緣巧巧今日會見這

姓雲的纏曉得從中關節如今你父親
要將你許配他我們又離了綉嶺萬一
他不來豈不又相耽悞采蘋曰那和尚
與他的詩上說得明白不用疑心他一
定是來的次日雲影來謁言已謝絕宦
室散人甚喜出書與畫還之雲曰爲今
是疑是信散人曰僕還有一言雖家貴



友不棄但吳粵相去甚遙僕暮年無依
將來作何歸着雲影沉吟良久曰不才
有一善策欲了向平之事當曲全兒女
之情若依愚見翁向來客居異地不若
明春携家同到敏梓待我作書招石友
回家成全佳偶一則可免做友尋訪之
勞二則又有翁婿相倚之樂豈不兩便

散人低徊曰這事還待與寒荆商議雲
去散人以語清氏清氏曰這却使不得
不知深淺冒冒失失到了那裏萬一從
中有變明日進退兩難討人恥笑散人
心亦不定後雲影時時來訪商及此事
散人曰雖蒙先生贊美實不知令友之
意如何僕終不敢冒昧到彼相就雲曰



翁于入楚之書信所不當信于學生之
言疑所不必疑學生願爲執柯包無差
悞散人自從到家見親友凋零人非物
換雖回故里無異他鄉感雲力勸復與
清氏計議遂萌入吳之念越明年燒燈
初過雲影欲回復促散人偕行散人之
意遂決雲擇日別其岳與散人舉家就

道盈盈謂采蘋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
而去席猶未暖又復長征怎禁得這般
困頓采蘋曰不遇雲相公怎便得往龍
湫若非回粵又怎得與雲相公相遇這
番來去關鍵甚大却不徒勞盈盈曰蠟
丸詩云盡道珠還珠復飛真如燭照數
計一路山程水驛到得龍湫又是仰春



水石錄
將盡既抵家雲影入門書帶看見連忙
報知碧娘碧娘見雲先詢其父之安雲
亦隨問石生之母碧娘曰自你出門後
我便接來同住如今現在我家甚是平
安雲大喜曰得卿如此我亦深感雲見
生母母謝曰老身一家打攪府上承大
娘多般照看十分感愧雲曰正該如此

只是家常定有不到之處還要見諒隨
令家人搬取行李告生母曰還有一事
恭喜小姪已爲連峰挈眷歸矣生母驚
問雲影細述前事生母曰去年大娘說
他陝內來書曾說與綉嶺水氏結親我
正愁他山遙路遠日後怎生處置又蒙
如此勞心愚母子何緣蒙賢夫婦周全



備至誠何以報時采蘋與采綠先入室
碧娘見采蘋曰婢且驚人美人將如何
少頃散人率婦女進門碧娘延清氏與
盈盈入內清氏與生母相見各申姻婭
之誼隨命盈盈拜見母扶起喜曰此實
吾兒之配清氏復向碧娘致謝雲影玉
成之德碧反私語雲曰石君得此佳麗

你又輸他一籌雲笑曰所性不同我只
道你好碧娘曰我房中還有個佳人你
去看看雲進房見柳絲卽問曰你在這
裏怎不見梅姊柳掩淚曰自君別後有
狂且作難我只得暫避君家梅姊携阿
姥避往庾嶺去了雲驚問作難之事柳
爲言之雲曰這都是我出門之故他不



同來獨往庾嶺却是何意呼碧娘問曰
我交你兩個如何少了一個你難道不
該叫人去畱他碧娘曰柳姑娘你聽麼
我說這場埋怨不能免的柳絲曰大娘
再三勸阻他決意要去雲曰去時曾有
何說柳曰說待石郎回來萬萬遣人到
彼接他雲曰可惜我們往庾嶺經過當

面失之你二人如此始不負石君之約
且待他回來去接罷了雲妻引盈盈見
柳絲柳絲先已知之延入房中倒身下
拜盈盈急扶住曰姊姊怎行此禮願碧
娘曰動問此位是誰碧娘曰這是柳姑
娘盈盈不待其辭之畢心已明白便曰
敢就是畫雲雁圖的柳家姊姊麼柳絲

羞慚俯首盈盈曰知名已久今日幸會
向聞與梅姊同居今彼何在碧娘爲言
避難之事盈盈回顧采蘋曰如此說去
歲江臯所遇的是無疑早知如此悔不
載與同歸至晚盈盈遂與柳絲同寢十
分親切散人遂暫住雲家雲卽作書入
陝招生

水石緣

第二十七段

賺仙郎情香吐梅萼
逢魔女慾海漲漣漪

木客旣平有詔封山公爲西嶽公欲錄
松石二子之勛生固辞公遂獨表松明
年春生別山公與濤復入楚途中暗想
今番必得朗磻歸寺纔好央他撮成此





事又想密約已露此去如何與水翁相
見及抵綉嶺行到水家門首見雙扉靜
鎖猛然一驚忙向鄰家詢問始知已還
台浦鄰爲啟戶生入室見園亭冷落花
竹蕨蕤苔生遍堦上綠痕塵撲滿齋前
碧檻人聲寂寂鳥語啾啾不禁心竄立
化轉過湖山石後見角門虛掩步入盈

盈臥室悄然獨立似醉如痴忽觀壁間
詩句暗塵殘墨拂拭重新幾回吟咏中
心如攪猛憶蠟丸之詩瞿然曰五羊之
行在今日矣時拈花闥生來卽下山到
散人門外鄰有童子入報石生自思我
何忍見此輩入室對童子曰煩你說卽
刻就到寺中來拜請和尚先回童子出

語拈花拈花回寺石生對壁徘徊情不能釋天將晚生向鄰家另取一小鎖將房門鎖固黯然出戶居民聞生重來俱到門前見生齊通欵曲一人曰當日水翁在這里石先生有賢主人我們不敢輕褻如今屈到舍間暫住稍盡地主之誼如何生未及對一人曰方纔我聞得

石先生來了家中已打掃了一間房子還是到我家去一人曰由你們爭且待我搬了行李去生忙止住曰蒙衆兄雅愛本當叨領盛情適纔已許過寺中和尚今晚且權到彼過宿慢慢領情如何方言時拈花復令沙彌來接衆人曰旣如此我們不要搶從明日起大家輪流



接待罷了石生稱謝入寺拈花曰纔得
分手倏忽半載有餘生曰阻隔慈雲竟
失通候動問尊師可曾回來拈花曰尚
未返寺生悟欲見三登之語知此地必
當再造拈花曰先生別後有一貴同鄉
姓松到此尋訪隨亦入秦可曾會見麼
生曰已經會面他今尚客西秦借問水
翁何故棄此樂土拈花曰他客歲冬初
不知何故忽動歸心生曰別時寧無一
言拈花曰只畱書一封與家師作別並
沒甚言語是夜生宿寺中腸如車輪不
能安寢因賦一律云

一棹行沿錦水涯
欵屣重訪丈人家
幽禽翠竹虛仙館
素壁香埃撲墨花



紙帳依然親佛火春風何處覓瓊葩
天孫果在銀河畔倦客寧辭萬里槎
晨起卽欲別拈花入粵拈花固畱生曰
千里勞人非不欲暫息馳驅奈心上有
事不遑安處昨承村中諸友扳畱本欲
面別恐被所阻希爲轉致還有一事相
託水翁之室祈暫爲守護余不久還圖

來此切勿寓人于室拈花曰先生見託
貧衲自當畱心石生遂復東發先是梅
萼舟中遇見盈盈探知二人原委知石
生回到綉嶺必投合浦自抵庾嶺卽與
其姑言之時庾嶺四面無雜姓皆梅氏
一家其姑因遣人遍語南北二枝細訪
石生過嶺消息一日石生來到嶺下日



色巴西遂投旅店店主問知姓名來報
梅姑梅萼聞知大喜卽欲令阿姥往見
姑沉吟曰且慢你旣知他與水氏聯姻
何不乘機做個先占花魁梅曰將奈何
姑曰我一巧計博取一笑且聽下回分
解遂令店主勿露囑一小奚如此如此
小奚應答來到石生所寓鄰肆高聲問

云今日那綉嶺來的石相公可有得過
去麼鄰肆未及答應石生聞聲忙出門
外呼曰這僮兒過來我問你你是那家
來的小奚曰我是水家來的生驚喜曰
可是水散人家小奚曰便是客人怎麼
知道生曰我便姓石是從綉嶺來的聞
你主人要回台浦怎生畱住在此小奚



水石錄 六
曰主人中途染病不能前進只得暫住此間等待相公甚急今日却等着了言畢飛奔而去石生喜不自勝私謂天念勞人中途得遇少頃小奚復來問曰主人恐有差悞問相公有何爲據生忙出綉嶺圖付之曰見此小畫便無疑了小奚持畫報梅梅遂令延生來家小奚曰

主人臥病不能陪待請相公書房安歇抵暮生坐房中暗想不知是醒是夢如何得有這般湊巧他旣說等我甚急這姻緣不難成了梅萼悄至窗前窺見石生雖跋涉長途丰姿如故私心甚喜次日梅姑設帷與生語曰自得山家僞札始知先生不棄寒微已訂閨中之約本



欲待先生回到綉嶺與小女諧姻之後
同返故里奈其父思鄉念切匆匆就道
去歲途中抱病時值嚴寒只得暫借一
枝不意今春病勢轉篤舉目無親十分
憂患來時小女曾畱題壁上諒先生見
之必然入粵因此日向通衢訪問且喜
昨日果然得遇先生真信人也石生羞

愧跼躄並無一語梅蕊窺生掩口胡盧
阿姥低笑曰甚麼要緊要他臉上紅了
又紅梅姑又曰貴友松君爲尋訪先生
到綉嶺隨卽入陝舍間有書和偽札一
同寄來先生可曾接得生曰寄秦書題
壁句悉皆見過前蒙朗碑和尚贈詩已
明示良緣縱有波瀾此心何敢輒變梅

夢突聞朗磚贈詩之言不知其由姑亦
語塞含糊應曰足見先生志誠今老身
之意欲擇吉使小女與先生成其親事
便好同回合浦未識尊意如何生日得
遂于飛可勝銘刻但愧旅囊蕭條無以
爲聘姑曰小女雖媿雲英先生雲雁圖
寧不勝藍橋玉杵生進房大喜曰我愁

此事不知要費許多周折誰識一緘書
倒爲媒証是晚喜不能寐聞窗外輕呼
采蘋之聲啟戶見一女飄然入去喜曰
這確是盈娘後影兒我和你佳期只在
旦暮了梅如擇定日期令梅與生合巹
旣進房梅乃背燈而坐令一鬟謂生日
請姑爺到前面書房暫坐始娘有話請



教生出房來到書齋自思有話今宵正
當面敘何故却請出房來正想問了鬢
捧一彩箋至曰這是姑娘送來請教的
等候看了就要送去生又暗想綉嶺已
經試過難道又是頌題及展開見詩云
千里佳期幸合簪不堪寒雁入雲深
故園花木蕭疎甚此夕應牽兩地心

生疑盈盈前知二妓之事故來試已乃
書其後曰快成倚玉願足平生區區剩
柳殘梅姑置膜外送至房中梅見之淚
落云委身事人者乃尔復題一絕云

當年自負眼波明悞認無情作有情
一樣丹青誰美惡嶺圖珍重雁圖輕
復令送至生處生見詩驚訝又見婢非

采蘋又起疑心回身入內見房門緊閉
大驚不知是何緣故又碍難呼喚正在
無計忽墮下一老媪遠立低叫云石三
郎心忙意亂了生近前看見驚曰你是
阿姥緣何得到此處阿姥笑曰我是送
親來的生聞言大悟曰好糊塗也何頓
忘南枝預報之語我知道了你快把來

此緣由說與我知阿姥細述荆棘作祟
柳絲避入雲家已與梅萼到此之事生
疑頓剖又問曰我寄回之書雖云與水
氏聯姻從中詳細如何知道阿姥又述
舟中與盈盈相見一節生甚喜謂阿姥
曰適纔不知語言唐突煩阿姥解圍阿
姥敲門曰姑娘看老身薄面恕他這無





心之失開了門罷梅啟戶生入掩了房
門秉燭一看樓梅肩曰我的賢姊姊相
逢異地直被你賺殺人也梅辜低頭無
語生曰罪本不赦願卿暫解今宵之怒
暢敘幽情梅曰愧且不勝其誰敢怒生
曰頃聞阿姥言知暴客爲災逼你冒寒
至此尔清何厚我罪益深梅曰妾雖遭
顛沛今幸逢君亦不爲枉不知柳妹在
家怎生懸望生曰不久卽謀歸故里且
暫寬心携梅手曰別懷堆积和你向枕
頭兒上慢慢吐露梅含羞曰今宵暫置
膜外罷了生曰願推心致腹以謝前愆
尔時春正和夜猶永燭花炯炯光搖衾
枕二人携手入帷不知其顛之倒之作



何等撐達耶歡娛之際生曰自賞花一
見早劇三年幸今夜甘霖得潤枯槁梅
曰損折殘花多謝你這般錯愛生曰可
記得樓中醉醒執手相挑時麼梅曰說
也羞人那時節却虧你拿得定生將底
事說知梅曰原來爲此松雲二君雖語
言諧謔實無此事自你出門之後他二

人聞你與我姊妹有約引嫌避隙足跡
罕到去年秋初秦中書回說你未到書
帶來說了我和柳妹憂作一團後來直
待你自己書回纔放了心月波爲你尋
訪可曾回家否生曰他自入秦建了軍
功指日卽當授職表姊妹姻事已是他承
了担頭成親已數月了梅曰這回走着



了不信你苦苦推辭竟不怕那父子抱
怨生曰他如今得了這喬枝儘够他了
何怨之有梅曰我自想分明是一倍天
緣站在水邊等你過去的魚兒到口若
論後先次第未免終臂先嘗了生曰中
宮之位具在這也無妨二人一面談心
且曲盡于飛之樂梅萼將生抱住曰哥

兒這一路風塵勞頓將就些罷生曰我
有一聯始至若有得相深遂忘疲梅笑
曰我也有一句與來今日盡君歡生按
梅體曰玉骨瘦無一把可知你別後相
思梅曰望君如望歲畱得孱軀獲親枕
簾生又抱梅腰曰好一束細腰也梅曰
腰細不過柳妹他穿的裙子還比我差



着幾個褶兒生曰且待異時看你知他較個肥瘦二人歡畢交枕玉股心恬夢穩天明梅引生面謝其姑姑笑曰石郎恭喜只是咒詛水翁害了久病還須禳解禳解衆皆大笑生住庾嶺半月梅促之曰君何竟忘合浦之行生曰得且住爲佳耳梅曰來日甚長休得這般眷戀

須念深閨望眼速去纔是生遂于次日過嶺途遇一老人偕至合浦生問其姓老人曰姓水生暗笑曰又是一個水翁了因問云合浦有一水散人去冬從嶺還鄉知其人否老人曰老漢亦久客初回不知此人旣是同姓必係一家足下敢相識麼生以情告老人見生風雅

途中十分留心將抵家謂生曰寒家友
派頗多客欲尋訪此人且同到舍間暫
住待老漢代訪如何生本欲先到郡署
會見雲影再圖尋覓欲却之老人固留
遂同至其家老人納生孤館數日不見
生甚驚疑一夜有人叩門生啟戶見一
女入室生挑燈看時

其女貌比無鹽色同媼姐麻點雙腮
密佈白鋪鉛粉半斤櫻桃三寸橫量
紅沁胭脂一盞無輪有了遠觀似篷
扇雙開有鼻無梁細看得平陽一凸
眼如箕火盼欲失驚髮比林疎擢不
難數聞說腰肢瘦損裙猶與羅漢合
穿休誇體態苗條肩正好侏儒相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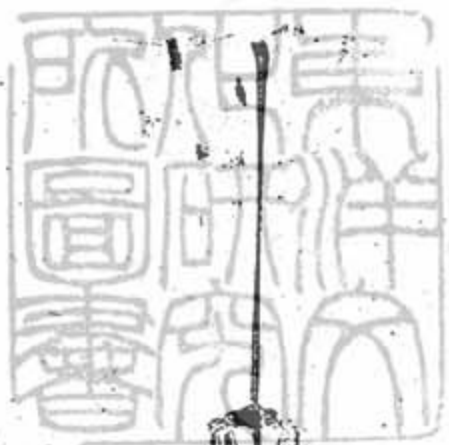


生驚曰皇天上帝從何而降女曰妾東家弱息小字漣漪愁君孤館無聊特來與你西窗閒話生曰噯啣姊姊我却從來不會講閒話快請出去萬一被人撞見如何分解女掩門曰都睡得靜悄悄的還有甚麼人來生曰動問蒙令尊代訪水散人何連日不聞消息女笑曰你

原來還在夢地裏這所在姓水的雖多却沒有這分人家我父親聞你爲求親而來捨不得放你意欲將奴相配只爲一時尋不出個良媒不好對你說得言畢掩口而笑生驚曰我只道緣何畱我在此原來有這一片好心豈不折死人也女近前執生袂曰奴自你來時一見

這幾日晝不思食夜不思寢有萬千衷
曲碍難啟口生曰姊姊素昧平生那討
這許多衷曲旣難開口倒是不說的妙
女聞生言語無心一時計拙故將燈
挑滅生欲出戶被其拽住曰我倒有
你的心你反這樣粧喬我亦無顏回步
有死而已生曰你要死我也要死旣蒙令

尊錯愛待花燭之夜竭力奉承今晚暫
求寧耐實實不敢領教女曰我看你風
流滿面原來這等薄情生曰情有宜厚
亦有當薄今晚一時厚不起來女曰旣
要撇清便該做個閉門不納怎麼放我
進來生曰驟然一見認不出是人
是神如今還你個見色不迷女子將身
倒入



生懷曰你不迷我却迷了生曰我是有名坐懷不亂的女抱生曰冤家你不亂我是要亂了生正被纏忽聞鄰家叫喊生曰快放手隔鄰火起了快去防火女曰我自家的身子要燒烱在這裏防甚麼火將生緊緊摟定一口咬住生衣腰肢擺動一陣昏迷漸覺四肢鬆軟生低

笑曰這回够了遂乘間啟戶夜遁其女凝神息喘立起身來自己啐了一聲垂首回房次日石生來謁郡守卽問雲影和公將雲影携取水氏回家之事爲生言之石生大喜和公曰前見秦中來札克敵乃賢契與松友二人之績若論內舉不避親則一爲翁塔一爲甥舅禮當

同列薦章近閱邸報令母舅獨舉貴友
却是何意生言力辭之故和公曰賢契
與吾壻可謂聲氣相孚遂亦言雲辭薦
之事生索雲謝表覽之不勝愉快是日
既住府署卽令人持帖來謝水家搬取
行李兼寄詩一絕云

欲尋窈窕賦河洲豈爲魔登咏溯游

寄語東君莫惆悵須知涇渭不同流
老人見詩大慙生次日卽欲起身和公
再三挽留生曰自去春離梓已逾一載
歸思甚急不敢再畱遂別回庾嶺梅萼
接見問曰怎麼來得甚速玉人消息如
何生言雲影入粵邀取散人已回龍湫
且爲梅言朗碑蟬丸詩句無語不驗梅

喜曰如此便當同返故鄉免得秋波懸
望二人遂擇日束裝別其姑携阿姥歸

所
圖
書

